



第一位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臺灣作家

呂赫若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副教授

一、引言

偶然之間得悉我的母校——中師，在日據時代出過一位知名小說家——呂赫若，深入探索之後，始知其為吾師林之助之同鄉，臺中縣豐原人。

他所寫的〈牛車〉是戰前第一位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臺灣作家作品，恰巧我的祖父也曾於彰化二林經營過牛車店故而感到特別親切。可嘆的是，我祖父以四十英年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其後積欠之債務，家父竟收不回來，兄弟三人只好靠販售冰棒維生。

另外，呂赫若於1944年所寫短篇小說——〈財子壽〉曾獲第二屆臺灣文學賞，原為日文，後經陳煜譯成中文。他對殖民統治封建餘孽給予無情鞭撻，不過表達手法不帶任何激情，他是徹底冷靜的觀察者，他刻意描寫農村，但並不汲汲於控訴農民生活的苦難，而是以農村家庭的結構為中心，藉著發生在農民家庭裡的變故，剖析人性的貪婪和農村人倫道德的崩潰。

二、傳略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出生於臺中縣豐原鎮潭子村，1934年畢業於臺中師範（比我早廿三屆）（注1），1939年負笈日本東京修習聲樂，曾參加東京東寶舞蹈團，體驗一年多的舞臺生活。1942年返臺，參與臺灣文學的編務，並任《興南新聞》記者，1944年由臺北清水出版社出版《清秋》小說集，為日治時代結集出書的第一位臺灣作家。其後他曾出任北一女音樂教師。1943年曾與張文環、呂泉生等人合組「厚生演劇研究會」，推動臺灣新劇。（注2）

戰後呂赫若的思想受到陳文彬影響，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二二八事件後，投入地下革命組織，其間擔任《光明報》主編，並以大安印刷所為掩護，印製地下工作宣傳文件，1949年5月，臺灣保安司令部發佈全省戒嚴令，不久即發生基隆光明報事件，呂赫若結束大安印刷所業務，進入石碇鹿窟參與武裝基地事件，不幸於1951年在石碇附近的鹿窟山上被毒蛇咬死（注3），享年只有三十有七，思之令人不勝唏噓。

三、作品特色

一如日據時代多數知識份子般的，呂赫若之思想偏向社會主義，不過當時他並未實際從事社會運動，他曾為文要求臺灣詩人宜有正確寫作態度，感情要能反映現實情態（注4），對吳天

賞所謂「高度文學的氣氛」不表苟同，他認定藝術離開階級與利害是無法存在的，而且無法有所發展，他慨嘆如果文學欠缺社會性和藝術性，我們不如將藝術史全部燒毀。

最爲難得的是，在日據時期他始終堅守文學本位，善盡知識份子之道義責任，以筆桿誅討不義，富有人道主義胸懷，不曾真正投入社會運動的洪爐中，不意戰爭結束後毅然告別文學躍身動盪不安的時代火焰裡，投入民眾運動中，因而種下英年早逝的禍因。

要之，他集作家、聲樂家、教師、記者多元身份於一身，可謂多采多姿沒有白活了。

呂赫若似乎喜歡以最終的場景作篇名，可能旨在反映日據時代的社會環境，篇中某些情節頗有「魂斷藍橋」的韻味。無庸諱言，由於自1942~1945年，呂氏擔任當時臺灣文學奉公會常務理事之職，其創作難逃日本當局的驅使，故而會有〈鄰居〉、〈山川草木〉、〈清秋〉等配合時局及充滿人道關懷之作。

呂赫若的作品富有高度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從他的字裡行間足以顯示他關心臺灣農村，憐憫臺灣婦女的不幸境遇，1940年曾於《臺灣藝術》刊載長篇小說〈臺灣之女性〉，其悲天憫人之心懷流露無遺。

他對場景的描寫和對話的運用都別出心裁，比如：「院子裡，有個半圓形的池塘，鵝和鴨在上面迴遊，或在池塘打盹，池水也因而混濁不清，池邊也滿是糞塊，池塘面向正廳那邊，種植著扶桑花、玉蘭花、薔薇和牡丹花，兩旁的蓮霧、柑橘、龍眼、蕃石榴，枝葉交錯蔚然成蔭。」（引自〈財子壽〉）

四、作品舉隅

他的作品曾結輯出版《清秋》和《呂赫若集》。篇篇都膾炙人口十分叫座。茲分述如下：

1. 〈牛車〉：他在1935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刊登於日本《文學評論》二卷一號，立即受到文壇矚目，時年僅二十有二。翌年〈牛車〉即與楊逵〈送報伙〉，楊華〈薄命〉，經胡風翻譯成中文，被選入《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一書，因此〈牛車〉是日據時代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臺灣小說家作品之一，〈牛車〉敘述陷入悲苦絕望的臺灣農村家庭，刻劃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農村羅掘俱窮，瀕臨崩潰的景象。透過楊添丁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廣泛探討殖民地臺灣在社會變遷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楊添丁因生產工具的變革而陷入生活泥淖之中（注5），此點與先父的境遇極爲相似，他原先販售牛犁維生，後來人家改用鐵牛以取代人力，他買不起只好宣告失業，記得我初二上籌不出150元註冊費，本擬申請休學，幸賴好心的楊杏林校長爲我向教師勸募250元，除了150元註冊，還有一百元充當零用金。楊添丁無法趕上時代潮流，只好宣告失業，爲了生活，只能屈辱地同意妻子出賣肉體，讀來令人一掬同情之淚。

其實不必出此下策，先母在無計可施之下，自行製作紅龜粿、蘿蔔糕，並斬雞斬鴨、炒米粉，四處販售，終將三男四女養大。在呂氏筆下，楊添丁的悲劇並未終止，希望依靠勞力求生



而不可得，那輛破牛車也註定被淘汰的命運。中國人之所以欣賞此篇，可能看上它的寫實性和地域性，了解日本人究竟給臺灣人帶來若何福利和災禍。

2.〈財子壽〉：此篇為最突出也最感人的一篇，曾獲1943年第二屆臺灣文學賞，原為日文後由陳煜譯成中文，全篇約為二萬字，標題暗示主人翁周海文對人生的態度只有財子壽三字，亦即財產多，孩子多，生命長，在其房間旁邊的廂房正面掛著一幅代表財子壽的掛軸，他每天至少去看一次，結果，前妻早逝，後妻玉梅發瘋，兄弟爭財產吵得臉紅脖子粗，財子壽成了夢幻泡影，警世意味極濃。

全篇描述牛眠埔的富豪周九舍的一生故事，他擁有二十間房子，曾創下手刃十個土匪的紀錄。周九舍活了七十五歲，有五個兒子，老大養子已故，留下寡婦；老二海文、老三海山、老四海瑞、老五海泉。老三海山深恐海文獨佔家產，便慫恿老大的寡婦和海瑞、海泉要求分家，他說：「海文那傢伙偷攢著錢，如不早点分家，我們一定要吃大虧。」果然在乃父死後四年，即宣告分家，在弟弟搬家之日，海文故意早起，在屋裡屋外徘徊，怕弟弟們多拿東西，還檢查那些行李。海山氣得斜眼諷刺他：「又不是你這種吝嗇鬼，才不會做那種事」。

不久，周母桂春夫人去世，海文代墊喪葬費，時隔三日竟要求弟弟們馬上把錢還他，還說代墊的部分照理應該加算利息，但利息可免，條件是他所代墊的款項今天要全部還清，如此刻薄，堪稱一絕。

海山因手頭拮据要求延期，海文不答應，要求把兄弟留著的兩甲共有地，把海山的部分拿來抵免，海山說：「你早已不顧骨肉感情，我早已下定決心再也不跨入這一門檻，統統給你吧，反正你的心已髒，我雖窮也可生活下去」。

海文的後妻玉梅由發病到發瘋，海文從未進房去探望她，最後把玉梅送入公立精神醫療所的城北醫院，其大舅子對其吝嗇作風感到氣憤，岳母則暗自哭泣為自己的女兒這一去恐怕再也無法回來而悲傷。

全篇把周海文冷嘲熱諷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可與許地山的〈玉官〉和〈商人婦〉相媲美。

3.〈暴風雨的故事〉：描寫佃農老松逆來順受地承受地主寶財的剝削和欺壓，妻子罔市多年來也在地主收回田地的威脅下飽受玷污蹂躪，然而儘管忍氣吞聲，裝聾作啞，依然無法解決生活困境，三餐不得溫飽，罔市在精神肉體雙重折磨下上吊身亡，老松接獲噩耗，趕往蔗園以竹棒打死寶財，此篇結局不脫因果報應，善惡輪迴的模式。（注6）

4.〈婚約奇譚〉：此篇題目稍嫌怪異，不明就裡者可能誤以為一份契約條款。不過此篇展現呂氏善於描寫女性境遇的專長，此篇描述饒富階級意識的左翼知識女性琴琴，被乃父逼迫下嫁資產階級青年李明和，最後幾經思索，婚姻不得兒戲，深知愛你所擇、擇你所愛才有幸福可言，果決地離家出走，爭取婚姻的自主權和一生命運的主導權。此篇在當時極具突破性，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注7）

5.〈萍踪小記〉：此篇與上篇同屬攸關女性境遇的小說，女主角淑眉自十四歲當起藝妓，後來嫁入林家作妾，一生依附在男性的肩膀（注8），正是古詩所謂「與君為新婚，菟絲附女蘿」的寫照，一生只希望生個一男半女藉以鞏固一己之地位，但事與願違，最後因日日凝想導致妄想症和胃癌的雙重打擊，抑鬱而死。

6.〈女人心〉：女主角雙美，供職於舞廳充當貨腰女郎，因識人不明，為無業游民白瑞奇獻出身心，並生下一女，不意到後來卻不得善終，白某竟入贅於一位富有的孀婦，被背叛的雙美在極度絕望中竟走上出賣肉體的路，此一結局與〈暴風雨的故事〉相雷同，厥為一大敗筆。一般而言人在受刺激之時，可有兩條路選擇，一為昇華，一為沈淪，呂氏為何不採昇華之路，改為轉向求學或謀求高層次的生路，未必全靠女人的原始本錢，才能跳脫既有的窠臼。

7.〈逃匿者〉：此篇描寫大家族內部的矛盾。也顯示臺灣傳統家族的腐朽和黑暗。主人翁慶雲是沒落地主的第三代，乃父承繼其祖父的惡習，吸食鴉片為樂，幾年之間即將家產敗光，慶雲想東山再起重振家聲，卻欲振乏力，不久又發現乃妻竟與後母之子暗通款曲，暗渡陳倉，在無計可施萬念俱灰之餘，攜帶幼子離家出走，遠赴東部花蓮另謀出路。（注9）此篇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寫照。在雙重煎熬之下，選擇「眼不見為淨」不失為明智之舉。

8.〈鄰居〉：主角為一教員，起初怕見面惡心善的日人田中，後來處久之後，覺其夫妻情深唯缺子嗣，希望有個孩子，故而領養一位臺灣孩童，全篇圍繞著田中夫婦如何善待臺灣孩童，為了療癒小孩，傾注大把心血，寫作手法，頗類於自然主義。全篇描寫田中夫婦與臺灣人間超越種族階級的交友風義，在在展現人性的美好。暗中鼓勵種族融合。

9.〈玉蘭花〉：運用第一人稱的全知觀點，敘述者為七歲的孩童，「我」的叔父留學日本，返臺時偕一日本籍友人鈴木善兵衛同來，鈴木與「我」家人真誠互動，悉心相與，本篇突破社會制度的圍限，展現人性的本質。（注10）此篇避開民族階級的矛盾，在短暫的相處時光，為「我」留下美好回憶，殊屬不易。不過，寫作手法與「鄰居」相似，較缺創意。

10.〈山川草木〉：敘述富家女簡寶蓮東渡扶桑修習音樂，學期中得悉家中發生變故被迫返臺，不久乃父病故，繼母堅持獨立生活，寶蓮只好輟學，攜弟妹投靠叔父，以彈琴的雙手從事生產，後來一面從事墾植，一面準備開辦保育院，後者似較迎合她的專長。路開得越多，越有謀生能力。（注11）此篇展現長姊如母的美德，寶蓮代替父母養育弟妹，無怨無悔至為可貴，當然，全篇受到日本政府倡導增產報國的口號之影響，一如共產黨之把文人趕去勞改一般。

五、結語

由呂赫若作品中可以看出臺灣文學思想已從反傳統爭個人自由、抵抗殖民統治，轉化為思索家庭倫理、人性之糾葛、道德之出路等問題。

中師真是地靈人傑之學府，多年來除在法界和藝術界人才輩出外，在文壇上也出過小說家



陳恆嘉（已故），原來早在七十年前就出現呂赫若作為學弟妹的精神指標。

名作家施淑女士對呂赫若的作品給予極高的評價，她說：「在所有這些作品裡，我們感受到的是春去秋來，歲月如流，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發生，變化，一切事物都按照它內在的發展邏輯，和一貫性被敘述出來，而不是被邏輯地組織出來，像靜物寫生似地加以細細描繪，使它們像一個個被製造出來的成品一樣出現。這種藝術表現，雖然使呂赫若的作品難免有叢雜的、失去中心的現象，但卻避免了早期臺灣小說常有的因社會改革的使命感而產生急躁的、抽象的長篇說教，或為突出某一人物及事件的意義而著力描寫後所形成的結構上的局部臃腫，就藝術形式方面來說，呂赫若的小說自有文學史上的深刻意義。」（注12）

評斷一個人很難，尤其是評論者的立場常常影響結論，有人說呂赫若是個民族主義者，有人說他是勞工運動左派分子（注13），有人說從他一生所作所為很難遽下論斷，要考量這些問題，須從當時世界潮潮，臺灣社會背景、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日本等決策當局的動向，來做全盤的分析，並且對知識份子的思想要有深切的了解，否則不僅世人難以評斷，甚至於對文學作品的主題及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社會也無法作很貼切的了解。

戰火中的小說充滿著辛酸無奈，尤其二戰末期消息被封鎖，特務便衣無孔不入，皇民軍國思想到處瀰漫，人民不乏被灌了毒素可悲可怕的盲信者，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每位作家都有一段辛酸的心路歷程，當時作家即使不理會皇民文學，但是為了活命不得不予以敷衍，試看呂赫若之鼓吹種族融合、臺日通婚，又鼓動知識份子去開荒墾植，必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注 釋

1. 許俊雅（1995）。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市：文史哲。頁324。
2. 同注1，頁98。
3. 同上注。
4. 同注1，頁99。
5. 同注1，頁100。
6. 同注1，頁101。
7. 同注1，頁103。
8. 同注1，頁102。
9. 同注8。
10. 同注7。
11. 同注1，頁277。
12. 同注1，頁279。
13. 陳明柔（2007）。《呂赫若集》評介。李學圖編著，孕育臺灣人文意識：50好書（頁103）。臺北市：前衛。